## 九一一之後曇花一現的團結

余創豪 chonghoyu@gmail.com

今年是九一一恐怖襲擊 20 週年紀念,當日副總統賀錦麗和前總統小布殊都強調,在國家面對挑戰時,團結精神是何等重要。然而,不少政治評論員都不約而同地指出,九一一之後,美國國內和國際社會的團結只是曇花一現,現在團結精神不知道去了那裡,作出這種慨嘆的包括了胡佛研究所政策研究員彼得·羅賓遜 (Peter Robinson)、CNN 主播吉姆·阿科斯塔 (Jim Acosta)。

911 襲擊後,美國人民表現出空前團結,民主、共和兩黨議員在國會前局並局齊唱《上帝祝福美國》,全國的消防員、救援人員、義工都湧向災區,從而施予援手。布殊總統在上任之初的支持率約為 60%,九一一襲擊之後的四個月內,其民意支持度保持於 80至 90%,高峰時更達到 92%。在大選中落敗的戈爾也呼籲國民全力支持小布殊,然而,當小布殊決意出兵伊拉克之後,其民望開始大幅下滑,在 2006 年初跌至 40%,在 2008 年離任之前更加低至 22%。

美國人民的團結精神恍惚一去不復返,現在左右兩派為了許多社會議題而爭吵不休, 白人至上主義再度抬頭,前一陣子又爆發了針對亞裔的仇恨暴力浪潮,面對新冠肺炎這場 比 911 更嚴重的世紀災難時,美國人並沒有和衷共濟去抗疫,反而為了戴口罩、打疫 苗、限聚令而拼過你死我們。

二十年前國際社會的敵愾同仇亦可說是空前的,2001年9月,北約歐洲成員國援引第5條去幫助美國打擊恐怖主義。1949年,北約確立了集體防禦的第5條:如果一個成員受到攻擊,所有成員都會做出回應。這個條款的原意是美國保護西歐,免受蘇聯入侵。直至冷戰結束,北約從未啟動過第五條。2001年是第一次,雖然美國並未要求歐洲盟國這樣做,但後者感恩圖報。一家法國報紙的頭版頭條寫道:「我們都是美國人」。

除了北約盟國外,國際社會幾乎一面倒地支持美國,例如阿根廷總統表示絕對否定恐怖主義,並支持以美國為首的阿富汗戰爭。澳洲總理約翰霍華德在 911 襲擊的那天早上身在華盛頓特區,他主動向小布殊伸出援手,後來還援引《澳新美條約》去支持美國的軍事行動。

古巴和俄羅斯一直對美國並不友善,但那時候古巴政府聲援美國,並表示願意向美國提供航空和醫療設施幫助。俄羅斯總統普京通知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賴斯,在美國處理這場

悲劇時,兩國之間任何矛盾都會擱置一旁。2001年高峰時,來自 43 個國家的 13 萬名士兵被派往阿富汗,其中包括伊斯蘭國家,例如土耳其和約旦。

無奈,在小布殊決定攻打伊拉克之後,美國和一部分北約盟國的關係由蜜月期淪落到幾乎婚變,前國防部長倫斯斐侮辱不支持出兵伊拉克的西歐國家為「舊歐洲」,讚揚站在美國一方的東歐國家為「新歐洲」,不用說,這番說話激怒了美國的傳統盟友。特朗普主政時期,美歐關係變得雪上加霜,特朗普曾批評北約「過時」,指控歐洲國家的國防支出太少。2019年12月,法國總統馬克龍警告說,北約的歐洲成員國不能再依賴美國。特朗普回應說,馬克龍的話「非常、非常討厭」。

在8月底,美軍全面自阿富汗撤退,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 (Jens Stoltenberg) 支持拜登的撤軍決定。他說,早在今年4月份,北約已經一致同意撤軍。但他承認,美國與歐洲盟友的磋商是「人工化」的,因為一旦美國決定退出,其他盟國在沒有美國的支持下便很難繼續下去,這不是一個真實的選擇。

九一一是一個悲劇,但過去二十年的分化卻是一場令人啼笑皆非的鬧劇。上面提過,小布殊曾經得到 92%美國人的支持,北約盟國義無反顧去加入反恐戰爭的行列,國際社會亦表達對美國的同情和善意,套用一句中文的術語來描述:「形勢一派大好!」要扭轉這種絕對優勢,要二十年後讓七萬多名裝備落後的神學士民兵重新掌權,要令全球醫療科技首屈一指的美國淪為新冠疫情重災區,真的需要具有非凡的破壞力!

退役將軍吉姆·馬蒂斯(Jim Mattis)在 2017-2019 年擔任美國國防部長,他曾經參與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。在某個反思九一一的研討會上,他語重心長地指出:「九一一之後,美國並沒有制定建立團結精神的戰略。」兩年前他又說過:「我們分裂成敵對的部落,互相指罵,不屑對方的情緒危及我們的未來,我們沒有重新發掘共同點和尋找解決方案。」到底為什麼九一一激發起的團結只是曇花一現呢?羅賓遜和馬蒂斯將軍都將矛頭指向小布殊攻打伊拉克,筆者同意這是原因之一,但在這些病徵背後可能隱藏著更加深層的文化問題,美國朝野對自己的民主制度和自由精神具有高度自信,他們以為人家的想法應該和自己一樣,自己橫衝直撞並不是破壞團結,相反,是其他人不願意和自己保持一致的步伐。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,這是典型的「讀心謬誤」(Mind-reading error),限於篇幅,筆者只能夠在另一篇文章繼續討論。

2021年9月14日

## 更多資訊